



新世纪万有文库

汉弗莱·克林克 历险记(一)

李美华 译
杨仁敬 校
斯摩莱特 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

新世纪万有文库

汉弗莱·克林克历险记

(一)

斯摩莱特 著

李美华 译 杨仁敬 校

辽宁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汉弗莱·克林克历险记 / (英) 斯摩莱特著; 李美华译;
杨仁敬校. -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1.2
(新世纪万有文库·第5辑·外国文化书系)
ISBN 7-5382-5895-7

I. 汉… II. ①斯… ②李… ③杨… III. 书信体小说 - 英国 - 近代 IV. 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58237 号

学术策划	王 土 林 夕 柳 叶
文库工作室	俞晓群 刘国玉 王之江 柳青松
总发行人	俞晓群
责任编辑	柳青松 王丽君
美术编辑	吴光前
封面设计	郑在勇
责任校对	李守勤
出版	辽宁教育出版社 (沈阳市十一纬路 25 号)
发行	辽宁省新华书店
印刷	沈阳新华印刷厂
版次	2001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32 印张 13
字数	295 千字 插页 2
印数	1—3 000 册
定 价	16.00 元 (共二册)

《新世纪万有文库》第五辑弁言

《新世纪万有文库》出到现在，已略近原先计划的千册之数。很遗憾，这套书至今还没成为读书界的畅销读物或热门抢购的对象，估计今后也不大可能。但是我们还是会出下去。这源于我们对出版界“保留书目”的必要的认识。出版业的前辈陈原先生有云：

“……保留书目，对一个出版社来说，是头等重要的事；没有保留书目，就不能有文化积累。如果我们出一本书，‘扔’一本书，那么，办出版社就没有什么成效了。所谓‘扔’，主要是‘四人帮’和极左路线的流毒影响。‘赶形势’，出了书就过时，积累不下来，还有对过去的书一棍子打死，统统否定。另外还有几种情况，一是内容经不起考验，出了一版就没有生命力了；二是内容还不完善，如果出版后听取评论者、研究者、读者的意见加以修订重版，那就是可以保留的书目了，如果因不完善而废弃，那就等于‘扔’了；三是质量虽不错，但是出版部门发行部门谁也不管它，让它自生自灭，久而久之人家也记不起出过这部书了，这也等于‘扔’掉。无论哪一种情况，都是对文化积累不利的。”

现在当然情移势转，所谓“四人帮”等等的流毒影响也许已不占十分重要的地位，但是新形势下的“扔”，

依然存在。我们集合三五君子，成就这么一套丛书，无非是想完成前辈的嘱托：出不“扔”的书。这愿望也许正在实现中，切望博雅君子，时时不吝教我。

《新世纪万有文库》编辑部

二〇〇〇年底

本书在翻译付梓过程中,得到菲律宾许自钦先生的支持帮助,谨此致谢。

前 言

一

《汉弗莱·克林克》是斯摩莱特写得最好，也是很有价值的小说，这一直是评论界一致公认的看法。赫兹利特说，这本书是“有史以来最令人愉快的闲聊小说”；司各脱也写道，它的“最后，像音乐一样，‘结局最精彩’，是他创作中最喜人的部分”。萨克雷宣称它是“自从小说创作这一极好的艺术形式开始以来写过的最能使人开怀大笑的故事”。亨利的看法是“除了狄更斯作品中的精彩章节外，英国小说中再没有比这本引人注目的书中的章节更令人愉快、更富娱乐性的了”。

二

约翰逊博士有句著名的俏皮话：“苏格兰最好的方面便是通往英格兰的大道。”斯摩莱特便是发现了这一点的人之一。他最初在丹巴顿文法学校读书，从那里再到格拉斯哥去当药师和外科医生约翰·戈登的学徒，这本书里，作者也带着崇敬的心情提到了他。1739年，十八岁的他出发到伦敦去，也许打算到那去应用一下他在格拉斯哥大学课堂上学到的医学知识以及从戈登先生那里学到的实践经验，但是，也许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他或许认为他随身带去的一出悲剧会更快使他成名和富有。那是一出以苏格兰的詹姆斯一世被谋杀为题材的作品。作为赞助人的利特尔顿勋爵为他写了前言，但他和经理加里克都没法在当

地出版《狱君者》这出剧。这确实是部尚不成熟、浮华虚夸、一本正经的悲剧，但这出悲剧遭拒绝使它的作者非常生气，而且这股怨气一直持续了很多年。后来，他当了医生，在坎伯兰郡的皇家海军舰艇上任随船医生。1740年，他随船参加了迦太基探险。在西印度群岛的时候，他认识了一位克里奥耳女士，拉塞尔斯小姐，后来她便成了他的妻子。1744年，他回到英国，离开了海军，在威斯敏斯特的唐宁街上住了下来，以外科医生为业。1748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小说《蓝登传》，记述了他在海军中的经历。那时的海军极不完善，只是一种非常简陋的职业，所以，约翰逊博士不客气地把船上的生活比作狱中的生活时一点也没有夸张——“有能耐使自己入狱的人，谁也不会去当海员，因为在船上就相当于在监狱里，还随时有被淹死的危险。”况且，“狱中的囚犯还有更多的空间、更好的食物，通常还有更好的同伴”。在小说中，斯摩莱特还借机发泄了一下他对利特尔顿和加里克的不满，一个以希尔威特这个人物形象出现，另一个则以马默扎特先生这一人物形象出现。前一年，在一出滑稽剧《祖母颂》中，他甚至还不得体地戏仿了利特尔顿为他妻子逝世而写的一首挽歌。《蓝登传》出版成功之后，他自费出版了《狱君者》，还加上一个语气很不高兴的前言。1750年，他获得了阿伯丁马里斯克尔学院的医学博士学位，次年出版了第二部小说《佩里格林·皮克尔历险记》。他再次在小说中攻击了利特尔顿和加里克，还加上了菲尔丁，对菲尔丁的成就，他很可能是很妒忌的。1752年，他到了巴思，打算在那开业行医，定居下来，但是，显然没有成功：对一个医生来说，幽默感是最有价值的了，可是，那时斯摩莱特身上的幽默感有点粗鲁，还伴随一种特别烦躁的心理，这就很难使他能和病人和谐相处。他在病床边的举止很可能更像是在船上铺位边的举止，使人联想起他在皇家海军部队里染上的粗暴言行。他写了一本有关巴思的泉水用途的小册子，其实就是说那里的泉水一点也不会比别的水好到哪里去，这也许是真的，但说的技巧并不高明。之后，他回到了伦敦，在切尔西住下来从事文学创作活动。那里，正如在《汉弗莱·克林克》中所描述的，他的

周围聚集了一帮“脾气古怪的人”，在他平庸的作品中帮了他的忙。接下来的几年，他辛勤笔耕，于1753年出版了《斐迪南伯爵》；1755年翻译出版了《堂吉珂德》；1756年成了《批评评论》的经理，报纸发表了一系列与文人争端和冲突的文章，他因为“诽谤”了某个海军上将的“人格”而被监禁三个月。同年，他承当了督导之职，长达七卷的《航行手册》大部分都是这一时期完成的，同时还出版了一出名为《报复》的滑稽剧。这出剧的成功，加里克起了很大的作用，结果作者跟他言归于好。1757年接近年底的时候出版了四卷本的《英国通史》。1758年，斯摩莱特致力于《通史》的校对工作；两年后他参与了《英国杂志》的工作，以连载形式发表了小说《朗斯洛特·格里夫斯历险记》（这种方式在19世纪很流行，但在当时还是个新生事物）。次年，他开始撰写《英国史》，在书中说了利特尔顿、加里克和菲尔丁的好话，现在他已经全部原谅他们了。1762年和1763年，他编辑了《大不列颠人》，一份拥护比特岛勋爵统治的期刊。同时，他开始了八卷本的《各国现状》的创作和长达三十卷的伏尔泰作品的翻译工作。这些艰巨的工作使他身体都累垮了，1763年，他的女儿去世，更使他痛不欲生，于是，他在那年到了国外，直到1765年才回来。回国后他发表了《法、意游记》。1766年夏天，他到苏格兰出访，这次愉快的回忆在《汉弗莱·克林克》一书中时有提到。秋天，他因为健康原因到了巴思。1768年，他在伦敦，次年出版了《原子传》，这是一部讽刺皮特和他后期的赞助人比特勋爵及其他人的作品，但一点也不吸引人。要不是接下来写的《汉弗莱·克林克》的话，这部作品就成为他文学生涯的一个令人遗憾的句号了。所以，《汉弗莱·克林克》成了斯摩莱特传记中最令人高兴之事。他这最后一部小说可能是在巴思时开始写的，但大部分是在国外完成的，这是因为，由于健康状况没有好转，斯摩莱特于1769年9月就离开了英国。他在莱格霍恩定居下来，于1771年9月在当地去世，同年年初出版了《汉弗莱·克林克》，所以，他还是活到了看着书出版的那一天。

三

上面简述的他的生平表明，斯摩莱特的一生并不是舒适安逸的一生。当时，一个没有有势力的朋友或者赞助人的人，要走文学之路是很困难的；而对一个苏格兰人来说，那就难上加难了，因为1745年的反叛以及比特勋爵不得人心的统治使人们非常不喜欢岛国北部的居民，而斯摩莱特又不是一个愿意压制自己的民族自尊心的人。毫无疑问，他自身的性情又增加了他的困难；在一个艰难的世界里，他艰难地奋斗着，得罪的人至少也和得罪他的人一样多。他对伤害和轻视非常敏感，也就顾不上别人的敏感了。亨利把他归结为是“幽默、傲慢、固执、脸皮薄、长着长长的红头发、惯用污言秽语谩骂的、出色的苏格兰天才”。当然，他的性格和处境都在他的作品中有所反映：他没有耐心或细心来构思好的情节，而这方面正是他小说所缺乏的，可是，这缺乏的一面很大程度上被动作的迅捷和叙述的气势掩盖了。他的幽默带有粗野和愤世嫉俗的成分，所以其文学力度就在于描述荒唐可笑、奇形怪状的人与事。他的小说趣味十足，且充满活力，但同样也粗劣而残忍，小说中的人物大多是不可爱的。然而，诚如斯摩莱特的个性也有更好的一面，即他在事情顺利的时候面对世人的一面一样，他的小说也有部分更深层的幽默和真正的同情。例如，在《佩里格林·皮克尔》中，康芒多·特朗尼恩这个人物刻画得很好，也很善良，临终床前的那一幕达到了小说的高潮，既幽默又伤感，在文学领域，只有福斯塔夫的死才比这一幕略胜一筹，这是霍斯泰斯、尼姆和巴道夫讨论的结果。

从情节构思来看，《汉弗莱·克林克》并没有比斯摩莱特以前的作品更出色；确实，小说几乎没什么情节。叙述接近尾声时几桩婚事硬被拖了进来，时不时的，那个有点令人讨厌的利迪亚的情人威尔逊就要被安排登场，为的是小说接下来的部分可以贯穿到书中去。也许作者自己也有意表明他对情节的忽视，所以用一个根本不是书中主角、而且没有

特别围绕着他来叙述的人物作为书名。如果情节比较重要的话，那马修或者塔比萨·布兰布尔，利迪亚·梅尔福德或威尔逊都比克林克更适合作为书名。这本书没什么情节，就算原来有，后来又又被去掉，其结果也是一样的，但余下的还是非常有趣，这个事实极好地证明了人物塑造的出色和偶然事件描述的生动。我们很高兴陪着这些“古怪的人”去旅行，去看他们所看到的东⻄，以期间发生的琐事为乐。书中有些粗俗的东⻄，即使用18世纪的标准来衡量也是令人厌恶的例子。很遗憾，这在前面的一封信里就出现了，但是在以前的小说里都没有出现过那种硬心肠和残忍的事。幽默当中有种难以表述的、几乎是模糊不清的东⻄，但那对达到最高水平的幽默又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我们试图对此下个简单的定义的话，也许我们应该说，这是一种可怜的成分，它能使我们对我们所笑话的东⻄有种喜爱之情，而且带着一种所有人类生命中都暗含的悲剧心理去同情它们。马修·布兰布尔是个愤世嫉俗、动辄发怒的人，但我们都会觉得占主导地位的还是他的优点。我们最终也会像书中其他人物一样去爱他。塔比萨·布兰布尔确实“刻板、虚荣、滑稽”，可是我们无论如何也恨不起她来，只是觉得，如果她早年有幸结了一门幸福的亲事的话，她定会是个决然不同的人。而她对那只动物乔德的爱则是一种扭曲、错位、真心的爱。利斯马哈戈是个丑陋、粗鲁的人，然而，我们感觉到他有种吸引力而不是反感。再者，循道公会也被赋予了幽默色彩，但最终要证明斯摩莱特总的说来是赞成还是反对那种宗教信仰，小说本身却很难找到证据。菲尔丁的小说中随意提到的循道宗教徒会使我们对他的观点毫不怀疑，即他认为他们是貌似虔诚的伪君子，但是，只因为塔比萨·布兰布尔、威尼弗雷德·詹金斯或者汉弗莱·克林克奇特有趣的虔诚的信教方式，就说斯摩莱特认为他们更不好，这类迹象一点也不明显。

这最后一部小说中的格调更高、性质更纯的幽默能不能得到解释呢？有些人在其中看到了斯特恩的托比叔叔和特里姆下士的影子，其他人觉得这反映了18世纪末文学领域越来越常见的多愁善感的特点。

第一论点无疑有些说服力，但后一种论点的分量似乎就值得怀疑了：书中有几处伤感的“有强烈效果的片段”，但它们显得牵强、虚假，艺术价值也值得怀疑，比如说，梅尔福德9月12日的信中有关老铺路工的事。这个问题是无法回答的，只能说斯摩莱特最大的长处在他的最后一部作品中表现得最明显、最常见，而且，在描写马修·布兰布尔这个人物的同时，他也在很大程度上描写了自己。

奥斯特·多布森先生在他的《18世纪优美短文》中收进了一篇令人喜爱的文章，是有关《汉弗莱·克林克》中描绘的地形的。文章给我们指出了在巴思、伦敦、哈里盖特、爱丁堡等地的几个人物所描述的情况，还就马修·布兰布尔奇特的艺术品味发表了评论。例如，他对约克敏斯特发表的不友好的意见。除多布森的评论以外，还有几句话可能也挺有趣。布兰布尔有关艺术的看法肯定可以被看成是斯摩莱特自己的看法。在《伤感旅行》中，斯特恩嘲笑了斯摩莱特对艺术的看法：——“我在罗马万神殿的大门廊边遇见了斯梅尔芬格斯；——他刚刚从里面出来。‘这啥也不是，只是个大型斗鸡场’，他说。……‘我要把这话说给’，斯梅尔芬格斯叫了起来，‘全世界的人听’。‘你最好还是去说给’，我说，‘你的医生听吧’。”斯摩莱特（或者说布兰布尔）的某些观点无疑是因为身体不好、恼怒生气引起的。在他的《水的外部作用》一文中，他提到了“非凡的天才”，建筑师伍德，抱怨说市政当局“坚决反对他最好的设计方案，要是他的设计方案被采用的话，肯定会使巴思在典雅建筑这一点上成为世人崇敬的对象”。《汉弗莱·克林克》中看到的对巴思建筑的谴责并不是空想出来的，而巴思恰恰就是前面赞扬过的那个伍德和他儿子的杰作，这是还在生那地方当局的气。可是，除了恼怒生气外，斯摩莱特显然只有普通的艺术感；他提到了塔弗纳，一个并不重要的画家，但没有提到霍尔或者庚斯博罗，这两人都是在巴思作画的；他对约克和达勒姆大教堂的谴责也表明他并没有受到他那个时代已经开始的“哥特式建筑复兴”的影响。这几点都挺有趣，但并不一定就贬低了斯摩莱特的人格；确实，相对于许多他同时代的人那肤浅、伤感的审

美观来说，他明确、中肯的观点也许还更为可取。

《汉弗莱·克林克》是用书信体的形式写的，这方法理查森用过，后来司各脱在他的一些小说中也用过，这种方法通常不太合普通读者的口味。不久以前，斯摩莱特在他的《法、意游记》中也用了书信体的形式，也许还受了查尔斯·安斯蒂的《新巴思向导》(1766)的影响，那是一部用诗体书信写的讽刺巴思的作品。他显然是读过那本非常流行的作品，^①从中获得了塔比萨这个名字及小说前部一两件事这些素材。反对书信体小说的意见通常认为，书信打断了情节、叙述重复、在读者脑海里造成混乱。可所有这些反对意见对《汉弗莱·克林克》都不适用，因为信的数量不多，而且都没有回信，所以，书里几乎没有或者说根本就没有什么情节，也就没什么好打断的；混乱也并没有发生；不多的几处重复确实也有其优点，那就是，由此读者获得了不同的人对同一地点和事件的不同观点。

四

要全面叙述斯摩莱特对以后英国小说的影响，那就需要写篇有相当篇幅的论文。任何读者都明白，他是司各脱、狄更斯和萨克雷的老师之一，我们只举了19世纪的三个小说家为例。这里特别提到一点就够了。司各脱在《蒙特罗斯传奇》的前言中承认，杜格尔德·多格蒂上尉取材于利斯马哈戈上尉；《匹克威克外传》中有多少得归功于《汉弗莱·克林克》，这也可以明显地看出来。狄更斯有描写怪诞和讽刺的天才，他的幽默跟斯摩莱特的幽默之间的联系又有多么的紧密。狄更斯的作品

^① “你读过《新巴思向导》这本书吗？这是惟一流行的作品，是一种全新的、富有独创性的幽默。”——格雷1766年8月26日致沃顿的信。“只是一组诗体书信，用各种各样的诗体写的，描述了巴思的生活，还附带描写了其他的每件事；可是这么睿智、这么幽默、这么有趣、这么多诗、这么有新意，过去是从来没有这么集中的。”——霍勒斯·沃波尔1766年6月20日致乔治·蒙塔古的信。

中有更多描写仁慈和高雅的地方，可是他的作品缺少了某些健全的东西，而且没有遵从生活中真实的、即使是粗俗的事实，有些人该不会荒谬地认为，这抵消了他在描写仁慈和高雅方面的成就吧。

五

虽然斯摩莱特的小说没有被认为是类似于传记的作品，但他却把真人真事写进了小说。这本书后附注了一些《汉弗莱·克林克》中提到的人名或姓名首字母。但没有试图去对号入座；有时候，有的人会尽力去为虚构的人物寻找原型，例如，利斯马哈戈的原型是谁。我觉得那似乎是一种无谓的消遣，是对小说自由的侵犯。在《蓝登传》的寓言中，斯摩莱特本人就曾警告读者不要去寻找被刻画成小说中的人物的个别的人：“……不要去寻找类似你的角色，那同样也是类似五百个不同的人的。如果你在某个令人讨厌的人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形象，那就请你保留意见；请想想，一个特点不会形成一张脸，也许你有个引人注目的酒糟鼻，但你的邻居中也许有二十个人也和你一样。”一个伟大的小说家不单单要生动地描绘生活，他那些似乎最真实最有特色的人物都是在观察了许多人之后，再把他们的特点综合起来的奇妙的混合体，而整个混合体就被想像力融合到生活中去了。

L. 赖斯-奥克斯利

于牛津大学基布尔学院

致伦敦书商亨利·戴维斯先生

尊敬的阁下：

我已经很荣幸地收到了你上月十三日的大函。你在信中谈到，你已经读过了由我的朋友、尊敬的雨果·贝恩先生交给你的那些信件，知道你认为把它们印刷成书兴许会很成功。我为此感到很高兴。至于你提出的异议，据本人愚见，即便不全部删除，也可以重新讨论。首先，有关把尚在人世的人的私人信件印刷成书会引发起诉的问题。尊敬的阁下，请允许我告诉你，所提到的信件不是秘密书写的，邮寄时也未盖上表示是密件的公章。它们并不是什么不好的流言蜚语^①，或是对任何人有害的言论，而只是对人类提供的信息和教诲。所以，把它们公诸于众^②原文为拉丁文。就成了一种职责。再者，我已经向本地一位杰出的律师戴维·希金斯先生咨询过，经过适当的审查和考虑，他宣称，从法律角度看，他认为所说的信件并不包含任何可能引起诉讼的东西。最后，如果你我能够达成恰当的共识的话，我以神父的话^③原文为拉丁文。郑重宣称，万一有人起诉，我将负全部责任，甚至罚款和蹲监狱也在所不辞，虽然我也要承认，我也是不愿受鞭笞的：如此臭名昭著，定会累及旁观者受罚。^④第二是关于贾斯蒂斯·利斯马哈戈先生个人私怨的问题。我可以说不，不会发生这种事。^⑤要是有人配得上基督徒这一称号，我是决不愿意诋毁他的。阁下居然没有费更多的心思，从这些信件里把所有可能被合理地怀疑是对我们令人愉悦的政体不满的漂泊不定的外国人清除出去，不论他们是对教堂不满，还是对国家不满，我对此已经感到非常惊奇了。上帝不允许我如此无情地、肯定地说，所提到的利斯马哈戈只是个伪装的耶稣会会士。但我坚决^⑥要坚持这一点，从

①②③④⑤⑥ 原文为拉丁文。——译者注(下同)

他取得资格做会士那天起，人们一次也没看见他到过教堂^①，也就是说，到过教区教堂。

第三，关于在肯德尔饭桌上发生的事。所提到的利斯马哈戈先生的指责确实很苛刻，但我必须告诉你，我亲爱的阁下，我被迫退席不是因为我被他那威胁性的指责吓倒了，正如我上面所说的，我觉得它们根本毫无价值。我退席是因为吃饭时吃了四须淡水鱼，突然感到身体不适。我不知道，这种鱼内在某些季节有很强的导泻作用，就像盖伦在他书里的章节中所说的那样。

第四，也是最后一点，关于我如何得到这些信件的。这只跟我自己一人的良心有关。我只要说，我已经使托交保管的双方都完全满意就够了。此时此刻，我也希望我能够以同样的方式使你满意，希望把这最后交接的一手写进我们的合约，然后就方便、迅速地开展工作。我衷心地期待着。

你非常谦卑的仆人，

乔纳森·达斯特威克

又及：我建议，依上帝的旨意^②，在万圣节期间我们在伦敦见面。那时我便能很高兴地和你一道处理一位已故牧师留下的一包布道词手稿的事。这对当今读者来说，无疑是一块发得正合口味的糕饼。这是很明智的话。^③

乔纳森·达斯特威克

①②③ 原文为拉丁文。——译者注(下同)

致尊敬的乔纳森·达斯特威克先生

阁下：

我已收到了你寄来的东西。我很高兴将和你一块处理手稿事宜，并且已经把手稿交给你的朋友贝恩先生了。但我决不能答应你的建议。那些东西太不确定了。写作只不过是一种和抽彩相类似的事。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作家的作品已经使我成了个输家。我可以举出具体的例子，说出他们的名字，但不想这么做。城里人的口味是变换不定的。最近又出版了这么多书信体游记作品——有斯摩莱特的、夏普的、德里克斯的、西克尼斯的、巴尔蒂莫尔的、巴雷蒂的，加上尚蒂的伤感游记，公众似乎被这种消遣性的作品喂得饱饱的，已经感到发腻了。尽管如此，如果你乐意的话，我将冒险，把它印刷出版出来，而你得到出版利润的一半。你不必费心为了我拿出你的布道词来，除了循道宗信徒和信奉国教的人之外，没有别的人会看布道词的。再说，就我自己来说，我对那类读物也纯粹是个门外汉。在这类事情上，我总是靠两个人来帮我做出判断。可现在这两个人正好不在，一个去了国外，他是个军中木匠；另一个因躲避被指控犯亵渎罪而傻乎乎地潜逃了。他这一走，我便成了大输家。他把一本只完成了一半的祈祷手册扔给了我，而他已经拿走了写整本书的钱。他是最有判断力的牧师，在跟我有业务关系的人中，他的文风是最正统的，我从来没见过他的判断失误过。可这次他却丢了饭碗逃跑了。

你承认自己根本不怕利斯马哈戈，由此，你不但让他具结保证不再闹事了，而且还防止了自己被起诉。在新近发生的战争中，我在我办的晚报中插进了一段别人邮寄给我的消息，反应了战斗中某个连队的作战表现的内容。这个连队的一名军官来到我的办公室，当着我太太和雇员的面，威胁说要把我的耳朵割掉。由于我让他看了不止一处受过袭击的痕迹，又有旁观者作证，我也让他具结保证不再闹事了。我的起